

□往事悠悠 马晓炜/文

爷爷的劳动节

小时候,每逢劳动节,在镇医院工作的爷爷都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钱,买些新鲜食材,犒劳我们饥荒的味蕾。这天,爷爷的七个子女也会停下手中的活,赶到爷爷家,共享节日的仪式感。

趁着奶奶带着姑姑和婶娘们,张罗丰盛大餐的工夫,爷爷会率领伯伯和叔叔们迎着浩荡的春风,精神抖擞地走向田野,我们乐颠颠地跟着,撒着欢儿奔跑。爷爷乐呵呵地走进各家的庄稼地,查看红薯、玉米、棉花等栽种情况,看小麦扬

花灌浆、油菜成熟趋势。

有一年,记得步入我家一块麦田,见麦子长得稀稀疏疏,爷爷脸上顿时多了些严肃,询问父亲播种之初是不是偷懒了,底肥欠火候不说,就连地也没犁松耙平,造成麦子生长后劲不足。老实巴交的父亲如实相告,当时为赶时间带母亲去城里看病,麦子种得的确不够精细。

“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。耕作上图省事儿、怕流汗,接下来会饿肚皮的……”听了爷爷的话,父亲犹

如做错事的孩子,连连点头称是,保证本分种地、勤劳持家。父亲是这么说,也是这么做的,几十年来,他牢记爷爷的教诲,靠勤劳双手,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。

爷爷“检阅”完所有地块,见一片片庄稼长势喜人,丰收有望,对儿女们“不是靠天吃饭,全靠两手动弹”的“劳动观”颇为满意,但还不忘提醒大家,跟进做好农作物的田间管理。

进了家门,奶奶已将香喷喷的饭菜端上了桌,我们小孩子尽情享

受舌尖上的美味,吃得热火朝天,而大人们则不紧不慢地吃着,盘点着农事,展望着下步的收成,其乐融融。席间得知读初中的表哥,新当选上了学校劳动委员,爷爷高兴得奖给他一个印有“劳动最光荣”的军绿色挎包。

表哥背着崭新的书包,神气十足,羡慕得我们吵嚷着要去上学,趁早拥有个“劳动最光荣”的书包。爷爷抚摸着我的头,庄重地说:“好、好!还是俺乖孙儿有志气,以后咱老马家就把‘劳动最光荣’几个字作为家风,一辈辈传下去。”爷爷的提议,儿女们积极响应,自觉践行。

而今,爷爷虽已离开多年,但这一淳朴的家风,被我们这一代延续和传承着。

□抒情天空 邵宗清/文

千岛湖茶

白际江千岛,南望是淳安;
山高倚平湖,茶园隐林间。
黄山曾南顾,涓涓自徽州;
宛转三百里,鸠坑下新安。
水阔千山碧,露重毫尖凝;
明镜屏风里,倦鸟不思归。
山北孕毛峰,山南育毛尖;
一叶问千岛,龙井钱塘源。

□人生感悟 赵柒斤/文

『喝』出来的茶香

我虽是每天离不开茶的“茶客”,却很少研习喝茶之法。故而,朋友聚会时,有精于此道的略显骄傲,说别人喝茶只为解渴,他则喜欢挖掘茶背后的文化、典故及出处。我很羞愧,因为我是他眼里的“别人”,喝茶目的就是“解渴”。

说来惭愧,我最早喝茶就为解渴,那时父母每天早上用老茶叶泡的大壶茶,色黄味苦,口渴了倒一大杯,是真的“牛饮”。读高三时,每晚泡一杯很便宜的绿茶,几口热茶下肚,熬到深夜,尽管头晕晕的,却根本睡不着,才晓得喝茶能提神;走上社会,看到同事走进办公室,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杯泡茶,才知其喝茶大半为了“装门面”,说好听就是附庸风雅。

刚开始,我喝的是当地产的绿茶。而色、香、味、形俱佳的绿茶,自然以春茶尤其是明前茶为上品。后来开始尝试喝各种绿茶,一半是好奇,一半是炫耀,至于口感,我感觉差距并不大。为此,还专门喝了几种价格昂贵的名茶,也没喝出什么特别感觉。

听老茶客说,茶叶仅是喝茶的一小部分,背后还有茶具和水。我便花几百元买来一个瓷杯,平时战战兢兢供着,喝茶时总轻拿轻放,后来杯盖还是打碎了,心疼了老半天;也花钱买桶装纯净水,用纯净水泡茶,除无茶垢外,还是喝不出名堂。喝了才知道,对不会品茶之人而言,关心的只是茶叶冲泡的汤色、滋味的醇厚,至于喝茶的仪态、品茶的学问,很少探究。

于是,闲暇之时,找来茶书翻翻,譬如陆羽的《茶经》、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、北宋蔡襄的《茶录》等,给自己补充点“侃”茶资本。原来茶性平和,功用却多。茶先是一味药,可治病,能强身。《神农本草》说:“神农尝百草,一日得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。”茶多酚可降脂、能拟菌;茶代表着廉洁,“以茶养廉”是中国茶人的优秀传统,《茶经》最经典的一句话是:“茶为饮,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,令人情逸意舒。

想起鲁迅先生散文《喝茶》里的句子:“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一种‘清福’,不过要享这‘清福’,首先就必须有工夫,其次是练习出来特别的感觉。”故而,我认为,这“清福”和“感觉”,都是时间“熬”出来的,少年、中年、老年时期喝茶,所享的“清福”、“咂”的味道完全不同。绿茶以新为佳,普洱却越陈越香,何尝不是道法自然!

□家园景观 缪士毅/文

绕舍篱笆人人爱

闲暇之时,徜徉乡村,但见山色含黛,溪水澄碧,村舍俨然,清新明丽。尤其是农家篱笆绕舍,古朴美观,幽静雅致,真可谓“青山修竹矮篱笆,彷佛林泉隐者家。”

记得老家房子周围有个菜园,父亲会用篱笆将菜园四周围起来,这样可防止鸡鸭等家禽糟蹋菜苗,这是我最初印象。后来,父亲又将自家小院外围用篱笆扎成一道“围墙”,以装扮院落。于是,我对篱笆又多了一份认知。

篱笆用料大多就地取材,常见的有树木枝条、芦苇或毛竹片,比如我的家乡地处江南,毛竹较多,人们就喜欢用毛竹片来扎篱笆。不过,也有人家栽种绿植作篱笆,常见的当数木槿。早年我父亲扎自家小院篱笆时,首先想到的绿植就是木槿,说木槿不仅可添绿意,而且可赏花。

多少年来,篱笆牵动了文人墨客的情愫,牢牢扎在诗坛里。宋代张舜民在《村居》诗中吟道:“水绕陂田竹绕篱。”村居远处流水潺潺,环绕着山坡田地。住宅外的小园,青竹围绕篱笆,幽静又美丽。有趣的是,一些文人墨客在吟咏篱笆的诗句中,时常伴随出现

鸡、犬之类动物,给人以静中有动、动中有静之感觉。如明代唐伯虎的题画诗《山居客至图》:“红树黄茅野老家,日高山犬吠篱笆。合村会议无他事,定是人来借花时。”而宋代诗人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》中所写的“日长篱落无人过,惟有蜻蜓蛱蝶飞。”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蜻蜓、蝴蝶在篱笆上翻飞的景象,清新又迷人。

如今,随着乡村旅游发展,篱笆华丽转身成为点缀乡村风景的元素,焕发出独特的乡村魅力。这不,有的乡村民宿巧用篱笆作为庭院的“围墙”,既美观,又透光;有的乡村道路妙用篱笆作为沿途“挡墙”,既古朴,又雅致;有的乡村绿化景观带用篱笆加以保护,既相融,又透绿……

伴随审美情趣的跃升,人们已不满足单一篱笆,开始在篱笆旁盆栽或直接栽种一些瓜果或花卉,以此点缀篱笆风光。瞧,这儿乡村小院的篱笆上爬满牵牛花,多了几分“牵牛延蔓绕篱笆”的诗意;那儿乡村小院的篱笆上丝瓜蔓攀缘而上,颇具几许“丝瓜沿着篱笆生”的意境……

篱笆,不仅留住了人们一抹乡愁,还在当今美丽乡村建设中带给人们美的享受。

□屐痕留处 卢江良/文

盛极千年的“诗书圣地”绍兴云门寺

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境内,若耶溪源头和云门山的狭长山谷里,有一处古刹——绍兴云门寺。相传,它是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中绍兴最古老的寺院之一,迄今已有1600多年,它还是“浙东唐诗之路”上一个不可或缺的“中转站”。

历史上的云门寺,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,至今,日本、韩国僧人还经常前来朝拜寻宗。而作为一处林泉秀美、环境清幽的著名寺院,自东晋起便成为历代文人雅士造访的对象,特别是唐宋时期无数文人墨客慕名前往寄居、访师、游赏,使得这座越地古刹人文底蕴更加深厚。

云门寺的前身,本为王献之旧宅,传为其隐居练字之所。如今,在《摹修云门寺疏》碑后有一

汪清泉,传为王献之的“洗砚池”。王羲之七世孙——南朝智永,驻寺苦练书法30余年,写坏的毛笔头装了十几个石瓮,全部埋在地下,被称为“退笔冢”。前来求取墨迹的人络绎不绝,踏平了寺院的门槛,僧人只得用铁皮将门槛包裹住,即后来典故“铁门槛”之由来。

唐上元二年(675年)三月,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王勃,在云门寺主持过一次仿效东晋永和九年(353年)王羲之等人在会稽郡(今绍兴)山阴城(今柯桥)兰亭“曲水流觞”的修禊盛事,并仿《兰亭集序》写了一篇《修禊云门寺山亭序》。

整个唐代,一批批文人墨客

渡钱塘江入浙东运河,到鉴湖,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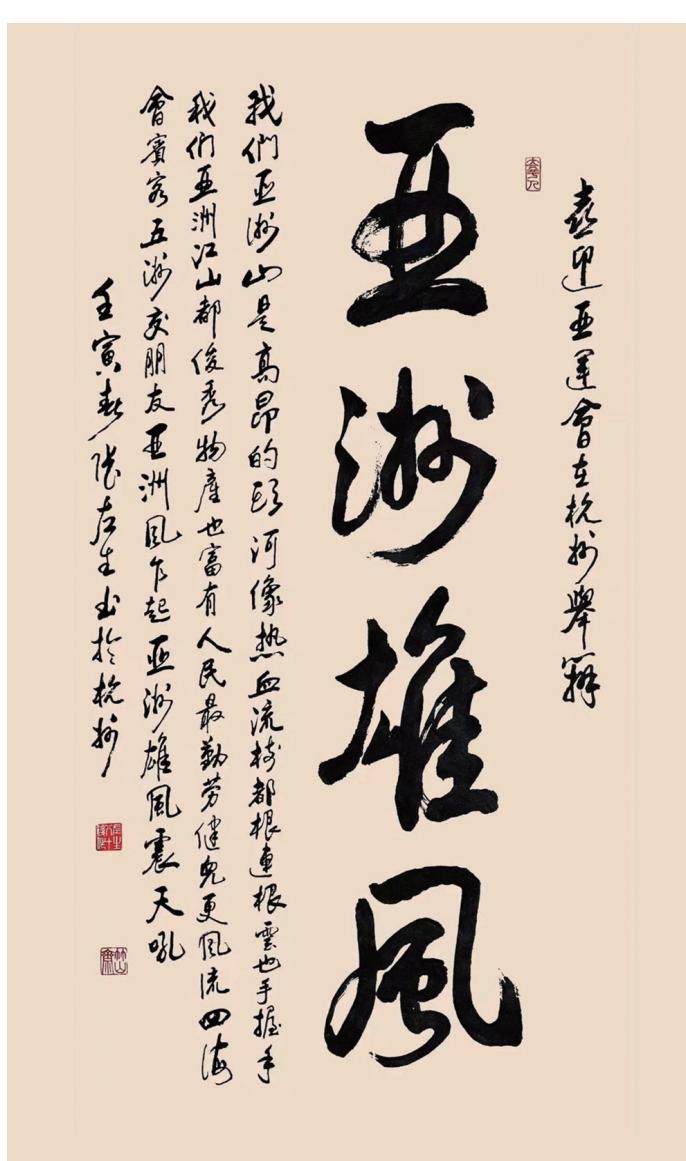
舟若耶溪,登岸云门寺。这些人中有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孟浩然、元稹、王维、贺知章等诗坛巨擘,为云门寺留下大量诗作,其中被《全唐诗》收录的达50余首。他们又从云门寺入曹娥江至剡溪、沃洲,再溯源石梁而登天台山,最终形成了浙东唐诗之路。而云门寺,则为此诗路之重要节点。

到了宋代,云门寺又迎来一位重量级人物——陆游。当时,还是青少年的他,随父陆宰来到这里,颇爱此处“有山有水有梵音,佛前明灯可养心”之环境,一住就是一个月。日后,他在《追感旧事作绝句》中追忆道:“常忆初年十七时,朝朝鸟帽带而出”。晚年,他还常来云门寺小住。

在陆游之前,范仲淹、苏东

坡、王安石、欧阳修、辛弃疾、柳永、晏殊等文化“大咖”均叩访过云门寺。到了明代,刘伯温、徐渭、董其昌、王阳明、刘宗周等学者名家也写过不少赞美云门寺的诗文。特别是明代大画家陈洪绶,曾出家云门寺,刻印自称“云门僧”。后来,云门寺为保存这些诗作,特意在寺前建亭(丽句亭)立碑,成为“云门十景”之一。

作为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一,云门寺在1600多年流光岁月中,积淀了太多的文脉、太多的传奇、太多的遗珍。现今,它散落于山野间的每一段残垣和每一块旧石,都见证了曾经拥有的辉煌,后人称之为“沉睡的博物馆”。同时,它更是名符其实的“书坛圣地”和“诗文高地”。



亚洲雄风

张佐生 作